

帝王與風月（一）

郭夢白

前言

民國五十六年夏天，天熱、事情又多，我在忙裏偷閒，翻翻歷史，看看人所艷慕的帝王是怎樣生活的？當然，帝王的生活，是多方面的，不能一下子看了全面，便首先把他們比較輕鬆的一面，也是最爲人所艷慕的一面，亦即是「風花雪月，聲色犬馬」的一面，隨着隨記，聊以解悶解熱。日久，居然成篇，事爲某刊編輯所知，定要發表，公諸同好。我當時，便寫上了一個筆名：「搜奇老人」。等到發表時，「搜奇老人」變爲「搜奇客」了，那位朋友打電話說：「『老人』，太老氣橫秋了，恐爲人所不喜，我替你換成『客』了！」我說：「換成『客』，又太湖氣了！」他說：「那不要緊，反正大家都在江湖之中！」說到這裏，我又想起這位仁兄經常談到：卅八年離開家鄉之後，大家都變成江湖客了，言下不勝太息。所以，他一談起江湖，我還有什麼說的？不久，另一位朋友得知這篇文章，是我寫的，說是他很欣賞，並且欣賞這個筆名，要送我一顆手章，我當然表示歡迎，等他送到之後，向紙

上一印，不是「搜奇客」，而是「搜奇家」，他連稱糊塗，要去找刻手章的人理論，我勸他算了，因爲我又得了一個筆名：「搜奇家」，遂大笑而罷。這也是一種機緣，值得一記。最近國外朋友來信提到此稿，認爲從前某刊發行不廣，值得重印向國外的朋友推薦，我便略事訂正增刪，呈獻在「中外雜誌」朋友的面前，請大家看看帝王在這方面的生活是怎樣的？並請大方家指正。

筆者在這裏所說的風月，並非指清風明月，而是指男女關係。男女關係是萬古常青的題目，任何時代，任何人，包括男女老少，都對這個題目有興趣。

一談到男女關係，談的人會發生很多幻想，而男女關係的雙方，實在於發生關係之始，便會發生許許多多的幻想和幻想，那些幻想和幻想，又都是不能實現的，因之，男女雙方都爲不能實現幻想而苦惱，而悲哀。歷史上許許多多的詩詞和說部，都是紀述這些悲哀的。

但是，在人世上也有例外，就是說有人可以實現他們的幻想，而沒有那些不能實現奇想幻想的悲哀。這人是誰呢？便是人間的幸運兒

——帝王，他是權力的代表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他是幸運的代表，他是幸福的代表，他是天神的代表，他是天之子，他富有四海，他主宰一切，他能變不可能爲可能，他能將人們的所有奇想幻想實現起來。所以，人們都希望成爲帝王，成爲帝王，便有了人世間所有的一切，榮譽，幸福，最高的權，最高的位，受人崇敬，受人擁戴，受人諂媚，受人歡呼。這樣的榮譽和權位，誰不想享有呢？不過，正常的人，因爲種種條件的限制，不可能享有這些，他便算了。有些不安分的人，則不然，時時想「彼可取而代之」，時時想「大丈夫當如是也」，於是，社會上便有反叛的人，他們想「成則爲王，敗則爲寇」，他們想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」，不惜拿頭去爭取那樣了不得的地位和權勢。歷史上這些事件，層出不窮，都有詳細的記載，大家可以查閱，此處不必徵引。在此只說明隋代的一個笑話，便知道帝王是怎樣的誘人了。那笑話說：

「……某地的一個地主，想作皇帝，招兵買馬，穿了龍袍，佔了一兩個城市，戰敗被俘，在臨刑時，監斬問他，你父親呢？說太上皇蒙塵

在外。兄弟呢？說征東將軍死於亂軍之中，征西將軍不知下落。他的老婆在旁罵：『都是你這張嘴，鬧到如此下場！』他說：『皇后，崩即崩耳，世上豈有萬年天子？』說完，便伸脖子挨刀，非常慷慨。」（見「皇權與紳權」所引）

這一個故事的意義很重大，它說明了有人爲作了幾天的一兩個城市的皇帝，不惜拚上自己的頭顱和全家的性命，甚至他所有關係人的生命。這是爲了什麼？是爲了帝王的權力，和一切的爲所欲爲的幸福。

色情掌故多彩多姿

帝王既然有了一切爲所欲爲的幸福，那麼，關於色情方面，當然也是可以爲所欲爲的，正是前面所說的能實現別人所不能實現的奇想幻想。關於這方面的奇想幻想，在平常的一般人來說，都是多采多姿的！不過是僅限於奇想幻想而已！在帝王們來說，更是加數百倍的多采多姿！因爲除了他們自己的腦袋裏所想的以外，還有許許多多的佞臣宦官之流，幫助他們作異想天開的奇想幻想，並且還要都能將它們一一的實現。所以，要談風月，關於帝王們的色情問題，不能不列爲專題，來談一談，論一論。

有一點，要首先聲明的，便是過去的舊史家，把亡國的責任，都推到女人身上，都特別強調「女人是禍水」的觀點，例如一談歷史，便是「夏桀王寵妹喜，殷紂王寵妲己，周幽王寵褒姒」乃亡國之君。這種觀點是十分荒謬的！因爲夏桀、殷紂、周幽等等歷史上所有的亡國之君，他

們之所以亡國的原因，都另有所在，絕不會因爲寵愛一個女子便會亡國的。這不必詳細的列舉他們各個「亡國之君」的亡國原因是什麼，而只要知道「開國之君」寵愛女人的也很多，如唐太宗殺弟元吉，而以其妻爲妃；誅盧江王瑗，而奪其愛妾，不僅爲寵愛女人，而且爲亂倫。又如宋太祖納花蕊夫人並寵愛之。花蕊夫人歸宋後之事跡，有記載云：

「蜀後主孟昶，寵花蕊夫人。蜀亡，宋太祖納花蕊夫人爲宮妃，花蕊夫人陰繪後主之像，而祀之于室，僞言祈此神則可多子；其事可憫，其心尤可哀也。」（「歷代帝王性愛秘聞」所引。）

這是說花蕊夫人，不僅非令蜀後主孟昶亡國者，而在亡國後又不忘紀念他，可爲忠貞的女人。北宋陳履常「後山詩話」云：

「費氏，蜀之青城人，以才色入蜀宮，後主娶之，號花蕊夫人，教王建作宮詞百首。國亡，入備後宮，太祖聞之，召使陳詩，誦其國亡詩云：『君王城上豎降旗，妾在深宮那得知，十四萬人齊解甲，更無一個是男兒。』太祖悅。蓋蜀兵十四萬，而王師數萬爾。」

這是說花蕊夫人，在宋太祖前誦國亡之詩，寄哀憤之感。意思至顯然，她是不甘於亡國的。宋人蔡絛「鐵圍山叢談」云：

「國朝降下西蜀，花蕊夫人隨昶歸中國，至且十日，召入宮中，而昶遂死。昌陵（指太祖）後亦惑之，嘗造毒，屢爲患，不能遂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未能去。一日從獵苑中，花蕊夫人在側

，太宗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，忽迴射夫人，一箭而死。」

寵愛女子至於亂倫

這是說明宋太祖滅人國家之後，又強霸人之妻子，不是寵愛女子是什麼？又滅南唐之後，李後主的小周后，亦入宋宮。魯普達在「龍堆再拾」中，曾說及此事。是很有名的故事。而「太宗強幸小周后圖」，有人繪製，也有人翻印或仿製。都是說明開國或國勢正在向外擴張之時，國君亦是寵女人而好色的。甚至還有亂倫的。可見女色並不是亡國的主要原因，尤不是亡國唯一原因。近閱嚴幾道文章，對「亡國之君」有一合情合理的說明，而女色不與焉。他的「致熊純如書」云：

「讀遍中西歷史，以謂天下最危險者，無過良善閭閻人，下爲一家之長，將不足以庇其家，出爲一國之長，必不足以保其國。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，桀紂而外，唯楊廣耳。至於其餘，則皆煦煦姝姝，善良謹惠者也。」

其實，「桀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」，早已有人說過，「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」，則更是一針見血之論。桀、紂、楊廣的事，歷史家，彷彿都是特別強調他們喜歡玩女人，而喜歡玩女人並不構成亡國之大原因，前面已經說過。而其滅亡，「不足以保其國」者，實在也是與其他「亡國之君」一樣的是「無過善良閭閻」者也。一樣的是「煦煦姝姝，善良謹惠」者也。就以歷史所說的桀、紂、楊廣，來說吧，他們的殺人，比

漢高祖、明太祖如何？其人數及殘忍程度，都相形見拙的。如果，他們真的是有心機的凶狠，還不致於亡國的。而明太祖的殺人滅族，不論親疏故舊，不論有功無功，一皆以保衛自己的家天下爲本。雖然，後來時事的發展，和他們的願望不大一致，到底還沒有到亡國的境地。

好了，天下的興亡，以及開國和亡國的條件和原因，自有歷史家去分析和評論，在這裏是不能多談的，多談了便是文不對題。千言萬語，總結起來一句話，就是談風月弄色情，不是亡國的原因。風月、色情，是平常事，聖人便說過：「食，色，性也。」足證其平常，經常，而不嚇人。亡國，是天翻地覆，是改朝換代，是殺人盈城野，是血流漂杵，它是驚人的大事件。不能和色情之類相提並論的。數千年來，都把亡國的責任推到女人的身上，是非常不公平的，一直沒有人出來平反，可見男子們的自私自利。他們敢欺侮女人，因爲大多數的女人無反抗能力，不能加害於他們。而對帝王包括亡國的在內，他們是不敢多作澈底的論列的，唯恐被他們的「今上」指爲「藉古諷今」。如果一旦被指爲「藉古諷今」，那便糟了，小則身首分家，性命難保；大則家滅九族，禍延親友。於是，他們便只有對女人不客氣，把一些不相干的事，加在她們的身上了。

天下第一美事做愛

從歷史上看，不論是開國的帝王，守成的帝王，亡國的帝王，對於女色都是愛好的；就是標榜不好色的，他也比普通入愛好數十倍以上，就

以皇宮的妃嬪宮女之多來說，便可證明此項論斷的正確性。同時，也就證明歷代的帝王多以女色自娛了。他們究竟爲什麼多以女色自娛呢？經我研究的結果，大約有下列六種原因：

(一)天下第一美事：我在這裏要先敘述一個小故事：「那是四十年前以前，還在對日抗戰以前的時期，每年的暑假，例有中小學教員講習會，據說有一處的中小學教員講習會裏，發生一段趣聞：某日中午在數百人的餐廳裏，一位七十歲左右的老教員，忽然站起來，向大家說道：「諸位學長！我在這吃飯的時間問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就是：『天下第一美事』是什麼？請大家答覆。」很久，無答覆。他又說道：「既然沒有人答覆，我想是不好意思說吧！那麼，我替大家答覆，就是『和女人做愛！』」這兩個字，引起大家哄堂大笑。他並不笑，沉着臉，聲音宏亮的說：「請問諸位學長，天下第二美事是什麼？」又沒人回答。他又代答道：「天下第二美事，是休息休息再做愛！」

這個故事，也可說這個笑話，流傳的很遠。傳說的人和聽的人，都沒有說它不是天下第一美事了，都肯定的點着頭，笑着。這說明普通人認定女色是天下第一美事了。帝王是普通人的擴大，他們比普通入想的多，做的多；普通人想不到的他們想得到，普通人辦不到的他們辦得到，普通人不能享受的他們能，普通人認爲舒服的他們更認爲舒服。關於女色方面，普通人是一妻，最多的有二妾三妾，他們便加上數十倍！他們爲什麼特別加強這一點呢？便是他們也認定這個事是

天下第一美事！

(二)排遣苦悶：帝王終日面對很多人的謀略和諂媚，以及事情繁多，甚至有外患內亂等大事件的應付，朝廷上的麻煩，後宮的無聊的禮節，都是造成帝王苦悶的根源。要舉例子的話，歷史和筆記等冊籍裏，多的是，不必一一詳列，現在，只舉出一個被撤消的「大阿哥」的話於後：

「……知堂云：有人會見溥儀（即大阿哥，曾爲候補皇帝者，近則竊居故都，無以爲活云。）問他作皇太子的味道如何？他說，每天早晨三點鐘就要起床，東拜祖，西拜佛，又有師傅的功課等等，行動一點不得自由，實在沒有意味。……」（「風雨談」第三期，頁十四。）

這「實在沒有意味」，正是說明帝王生活的苦悶和枯燥。他們既有苦悶和枯燥的感覺，一定要設法排遣。如不設法排遣，情緒沒有出路，便要發生不正常的心理和行爲，是非常危險的事。他們的排遣方法，便是和妃嬪宮女們胡調一番，藉以娛樂。

(三)娛樂項目過少：帝王圈在宮院裏，不能輕易到外面走，雖有珍奇物品，究嫌單調。前些年，我曾遇到一位蒙古王爺的後裔，在未退到海外以前，他便有承繼王爺的可能。現在，仍然有人稱呼他王爺。他好尋花問柳，大家一見他，便要說他「聲色犬馬，酒色財氣」，他聽到了，是抱無所謂態度，僅笑笑而已。一日，他在喝了酒之後，談道：

「我好色，我不諱言，這是我從青年時就養成的習慣。生活在蒙古，沒有其他方面的娛樂，

只有找漂亮女孩子玩玩。現在，我不能革掉這個習慣，只有和酒女、咖啡女、妓女等這一類的女人，隨便混混。」

這說明蒙古王爺的生活情形，太單調，便容易沈緬女色，在過去，蒙古王爺與清朝的帝王最為接近，他們的生活情形，當然會受帝王生活的影響。因之，他這一段話，便令我感悟到帝王多以女色自娛的又一原因了。

(四)長於婦人閨宦之手：許多帝王由於分封過早，無師輔導之益，都是由婦人閨宦扶養成成人，以致人生經驗，治國之道，全無了解。只有和女孩子鬼混了。「廿二史劄記」卷三「漢諸王荒亂」條云：

「……故漢書傳贊，引魯哀公之言曰，寡人人生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未嘗知憂知懼，因以明漢王率多驕淫失道，蓋沉溺放恣之中，居勢使然也。劉立（梁王與姑園子姦）姦事發，訊治。立對曰：『立少失父母，處深宮中，獨與宦者婦妾居，漸漬小國之俗，加以性質下愚，輔相亦不以仁義相輔，遂至陷於大戮。』此雖畏罪自解之辭，實亦當時致弊之由也。」

這是隨手拈來的例子，如果在歷代帝王中，找尋此類例子，可說是舉不勝舉。

(五)自知滅亡不遠，故意尋樂：末代帝王，在天下大亂之時，挽救無力，自知大勢已去，滅亡不遠，遂故意尋樂，聊以解愁。王桐齡在「中國史」中所引隋煬帝之荒淫云：

「帝在江都，荒淫益甚，酒卮不離口。見天下危亂，亦不自安。退朝則幅巾短衣，徧歷台閣，

汲汲顧影，惟恐不足，常仰視天文，謂蕭后曰：『外間大有人圖僂，然且共樂飲耳。』因引滿沉醉。又引鏡自照曰：

『好頭顱，誰當砍之。』后驚問故，帝笑曰：『貴賤苦樂，更迭為之，亦復何傷？』……

」

這是帝王窮途末路時，無可奈何的恣意歡樂的最好的例子。他們既然知道前途無可挽救，他們想，終日愁苦，還不如擁女人而狂歡，不知滅亡之將至，要好一些。正如報載某大公司董事長知道公司非倒閉不可時，便偕女友出外，狂歡數日而自殺於深山中，是一樣的心理。

(六)人生幾何，及時歡樂：帝王享盡人間歡樂，但又恐不能長久享受，遂欲求長生不老之法，經過許多曲折，終不能獲取長生，便改變方法，擴大享受，奇想縱慾，終日淫亂。「歷代帝王性愛秘聞」中所引歷史故事云：

「……漢武帝云：『我可三日不食飯，不飲水，不可一日一夜，無女侍於側。』成帝建宵遊宮，而曰：『我將老於溫柔鄉矣。』於是更不視外事，而惟沉緬於女色。隋煬帝聽王義之諫，三日不視女色，既而忿然曰：『孺子誤我事，如此則壽雖千歲亦有何用耶？』於是漁色之心更熾。元順帝曰：『百歲之光陰，等於馳電，人生能有幾許耶？雖日夜為樂，亦不過十萬日耳，何況其間疾病相侵，長生難必，白雲悠悠之境不可即，富貴亦皆非我所有。何為自苦，以虛度一生也？』……於是漁色縱淫，無所不為，終至覆元之宗廟……」

選后過程細微奇豔

中國的帝王，后妃及宮女，數目衆多，據史書所載，桀和紂的妃嬪都在千人以上，漢靈帝、吳歸命侯、宋蒼梧王、齊東昏侯、陳後主、晉武帝等的後宮，妃嬪均達萬人。唐玄宗的妃嬪，多致四萬人。隋煬帝的妃嬪數目，有人估計在六萬人左右。

他們有這麼多的女人，是怎麼來的？凌雲閣主曾引史籍云：

「選美女入後宮之制，歷代不同。漢時，有八月調查戶口之例，皇帝於是時，派遣中大夫，與掖庭令及相工等官吏，至洛陽城內外，訪尋良家少女，年在十三歲以上，二十歲以下，姿色端麗，合相法者，載於車，而入之後宮；更嚴查其是否處女，而定去取。此等有名之美人，未必皆為良家女，故漢之后妃，多出於微賤之家。……後漢選美女之制，略如前漢，其後及於亂世，……皇帝之娶后妃，幾與掠奪美女同。唐稍設選后妃之禮，然以被誅戮者之妻女，沒入掖庭，未免太無人道。及至五代，淫亂益甚，迄宋小康，選定后妃之制，始稍恢復。元效漢代之制，命有司物色良家美女，大郡歲選三人，小郡歲選二人，美女入宮之後，其父母亦得厚賜。當是時，高麗多貢美女，順帝之後，即高麗人也。明代之后妃，多產自民間。故每屆新君登極之時，民間即有選秀女之謠；明之皇妃，多出於濟寧、鳳陽、杭州、江寧、昌平、順天、大興、通州、餘姚、蘇州等處。明朝之新君，登極之後，即派遣官吏，

赴各州縣，訪尋美女，……聞某家有美女，即貼黃色封條，於其家之門上，載少女於車，而送入皇宮。故民間聞選秀女使者來，即爲之騷擾不安……清朝之后妃，多選自滿人。……」

這是很簡略的敘述了一部分，皇帝的女人的來源。在野史筆記中，有選后妃的很突出的例子，如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的故事，「漢雜事秘辛」云：「……姁（吳姁）即與超（中常侍）以詔書，趨詣商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）第，第內譖譟。食時，商女女瑩，從中閤細步到寢。姁與超如詔書，周視動止，俱合法相，超留外舍，姁以詔書如瑩燕處，屏斥接待，閉中閤子，時日晷薄辰，穿照窗，光送著瑩面上，如朝霞和雪艷射，不能正視，目波澄鮮，眉嫵連卷，朱口皓齒，修耳懸鼻，輔顴頤頰，位置均適，姁尋脫瑩步搖，伸髻度髮，如黝髮可鑒，圍手八盤，墜地加半，握已，請緩私小結束，瑩面發頰抵欄，姁告瑩曰：『官家重禮，借見朽落，緩此結束，當加鞠翟耳。』

瑩泣數行下，閉目轉面內向。姁爲手緩，捧著日光，芳氣噴襲，肌理膩潔，拊不留手，規前方後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，臍容半寸許珠，私處墳起，爲展兩股，陰溝沃丹，火齊欲吐，此守禮謹嚴處女也。約略瑩體，血足榮膚，膚足餽肉，肉足冒骨，長短合度，自顯至底，長七尺一寸，肩廣一尺六寸，臂視肩廣減三寸，自肩至指，長各二尺七寸，指去掌四寸，肖十竹萌削也。髀至足長三尺二寸，足長八寸，蹀躞豐妍，底平指斂，約縑迫襪，收束微如禁中，久之不得音響，姁

令推謝皇帝萬年，瑩乃徐拜，稱皇帝萬年，若微風振簫，幽鳴可聽，不痔不瘍，無黑子創陷，及口鼻腋私足諸過，臣妾姁女賤愚慙，言不宣心，書不符見，謹祕絨味死以聞。時夜漏三下，太后猶御壽安殿，發緘歡善，願語帝曰：『吾入宮後，知有幼妹，然中外隔闕，目所未見，不謂爭達如爾，明日詔下有司議禮……』（漢：無名氏：「漢雜事秘辛」）

楊慎附識於後曰：「漢雜事一卷，得於蒼州土知州董氏，前有義烏王子充印，蓋子充使雲南時，篋中書也。然御覽諸書，亦有漢雜事，而略不見收，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，而吳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，最爲奇艷，但太穢褻耳，不謂董威赫震人，猶得選如此……」這是一則選皇后的筆記，敘述的那麼細微，那麼奇艷，那麼穢褻，是很少見的例子。明武宗時，掠奪民女，曾有「刷處女寡婦」之事，事極窮兇極惡。「明武宗外紀」云：

十二月朔，至揚州，前此太監吳經先駕至揚州，選民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，將駐蹕焉。且矯上意，刷處女寡婦，民間汹汹，有女家掠奪男配偶，一夕殆盡，乘夜奪門出逃匿，門者不能止。知府蔣瑤詣經懇免，經大怒曰：『汝小官敢爾，汝頭不愁去頸耶！』瑤不動，徐曰：『小官抗上意分應死，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，倘激生他變，恐將來責有所歸，故以告，非敢抗也。』經怒稍解，揮使去。經乃密覘寡婦及倡優家，夜半遣數騎促開城，傳呼駕至，令通衢然燭光如晝；經乃率官校徑入所知家，擄諸婦女，有匿者破垣毀屋

必搜得乃已，無一脫者，哭聲震遠近，尋以諸婦分寄尼寺住，有憤恚不食死者，瑤覓其家人收殮去。自是諸婦家相通，多以金贖免，惟貧者悉收入，送總督府。」

以上所敘述，是掠奪民女的方式之一，尚有第二種方式，「明武宗外紀」中，亦有記載云：「凡車駕所至，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，至數十車，在道日有死者，左右不敢聞，且令有司餼廩之，別具女衣首飾爲賞資費，遠近騷動，所經多逃亡，上不知也。」

這真是民間的一大禍患。這裏所記的「遠近騷動，所經逃亡，上不知也」。而數十車良家女，日有死者，左右不敢奏聞，不用說，也是「上不知也」。揆情度理，「上不知也」，是一種曲筆，作者不敢把責任，追究到底。如果追究到底的話，「上」便不可能「不知」。在專制皇帝時代，是不能有這樣的說法的，作者時時刻刻都要爲自己的安全着想啊。

妓女娘娘大紅大紫

尚有一個妓女被選取，竟大紅大紫起來，「明武宗外紀」說：

「初上駐偏頭，時大索女樂於太原，偶於衆妓之中，遙見色妓而善謳者，掇取之；詢其籍，本樂戶劉良之女，晉府樂工楊騰妻也。賜之與飲，試其技，大悅，後自榆林還，再召之，遂載以歸。至是隨行在，寵冠諸女，稱美人，飲食起居必與偕，左右或觸上怒，陰求之，輒一笑而解，江彬諸近侍，皆呼之曰『劉娘娘』云。」

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，皇帝在妓院中，選到滿意的女人，竟「寵冠諸女」，而近侍江彬等，竟呼為娘娘，真是異數。又江彬薦美女，竟使馬昂「熏灼動京師」。其事亦載在「明武宗外紀」：

「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艷，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矣；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，弱顏麗質，顧善騎射，解胡樂，能道達語，遂大幸。馬氏一門，無大小皆賜蟒衣，內廷大璫皆呼昂為舅，賜第太平倉東，熏灼動京師，言官交章諫，皆不納。及十一年十月，上每從數騎過昂飲，是日飲酣，召昂妾，昂以妾病辭，上怒而起，昂懼仍請罷，而馬氏寵衰。」

馬昂女弟雖出嫁有娠，仍被迎取，獲寵，馬亦大闊。後又欲召馬之妾，便弄到不歡而散。可見皇帝是不容易侍奉的。

「爾林雜俎」仁集中，敘述南明宏光帝的選女人，亦是悲慘的故事。它敘述道：

「甲申秋，南教坊不足充下陳，私徵之遠境。阮大鍼、楊文聰、馮可宗輩，各購進。大內掌演麒麟閣傳奇劇，未終，妓人首戴金鳳者三。蓋宮例，承幸，戴金鳳以自別也，上體魁碩，一日踰童女二人，厚載門月裏轎出，若干弱質萎蕤，委於塵霧。則馬士英望風導慾，大鍼輩從之而靡耳。」……

「秋九月，有選宮之命，惡聞橫擾，或母子自剄。徐魏公宗女妍麗，瑋司禮贊周以勸家從例禁，出之。皇太后自於守備廳擇六人，未嫌，命再選。初各官惑憤，其後會於貢院，狎笑褻視，

選七十人，寢及蘇杭，吳中假擾。」
南明的時代是什麼時代，竟不知奮發有為，而只在選女人搶掠女人方面想辦法，他們不滅亡，還有什麼人滅亡呢？

構築華屋縱慾恣淫

從前的帝王，為討好女人而大興土木，建造新奇的華麗的宮室樓台，與妃嬪遊樂其間，種種見不得人的縱慾淫恣的行為，在裏面便公然發表出來，傳朝野而不以為恥。這在歷史上是舉不勝舉的。現在隨手舉幾個例子如次：

（一）夏桀王的瓊室瑤台：王相齡在「中國史」中所引的夏桀王的荒淫事蹟云：

「……履癸，淫虐有殊力，世稱為桀，能申鉤索鐵，負恃其力，不務德而武份百姓，百姓苦之，為之語曰：『對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』。蓋以桀曾以日自喻也。桀又伐蒙山施氏（今山東滕縣東北），有施代進女妹喜，桀嬖之，惟言是聽，為之作瓊室、象廊、瑤台、玉牀、行淫縱樂。為肉山、脯林、酒池，可以運舟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，以為戲劇。」

這裏所說的「瓊室、象廊、瑤台」，便是一種非常新奇的華麗的奢侈的建築。在裏面取悅妹喜及無數的妃嬪。

（二）殷紂王的鹿台：王氏又從歷史中引殷紂王的荒唐行為云：

「……帝辛……世號為紂，紂者殘忍捐義之謂也。伐有蘇氏（在今河南濟源縣），得其女，己，嬖之，惟其言是從，所好者貴之，所惡者誅

之。於是使師涓作朝歌北鄙之音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樂，造鹿台（在今河南淇縣），為瓊室玉門，台廣三里，高千尺七祀乃成，厚賦歛以實之。又盈鉅橋（倉名，在今河北曲周縣）之粟，益收狗馬奇物，充物宮室，益廣沙邱（今河北平鄉縣）苑台，南距朝歌，北距邯鄲（今河北邯鄲縣），皆為離宮別館。大聚戲樂於沙邱，以酒為池，慾肉如林，男女裸相逐其間。宮中九市，為長夜之飲。……」

以上所述，比桀所建造的建築物，還要新奇、華麗、奢侈數倍。目的，仍然是與桀一樣，在於取悅女人。

（三）秦始皇的阿房宮：這個宮最出名，杜牧的「阿房宮賦」云：

「……阿房出，覆壓三百餘里，隔離天日。驪山北構而西折，直走咸陽。二川溶溶，流入宮牆。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。廊腰縵迴，簷牙高啄，各抱地勢，鉤心鬥角。……長橋臥波，未雲何龍；複道行空，不霽何虹；高低冥迷，不知西東。歌台暖響，春光融融。舞殿冷袖，風雨淒淒。一日之內，一宮之間，而氣候不齊。妃嬪媼，王子皇孫，辭樓下殿，聲求於秦。朝歌夜絃，為秦宮人。明星熒熒，開妝鏡也。綠雲擾擾，梳曉鬟也。渭流漲膩，棄脂水也。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。雷霆乍驚，宮車過也。輾轉遠聽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肌一容，盡態極妍。縵立遠視，而望幸焉。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……」

宵遊摸索泳賞美

這已經是描寫的太好了，因這一篇賦，列於「古文觀止」，許許多多的人，在青年時代，都已讀過，並已受了杜牧的影響，都是感慨萬千，現在就不必詳說了。

(四)漢成帝的宵遊宮：漢成帝好夜間微行，建宵遊宮於太液池側，以漆塗柱及壁，張黑拂之幄，一切裝飾及器具，均用黑色；宮女皆衣黑衣，帶玄綬，以黑紗蔽面；於暗中摸索而行幸，以為樂。(「歷代帝王秘聞」所引)本來性愛是感覺藝術，在暗中摸索行幸，是得了此中的三昧。

(五)漢靈帝的裸游館：漢靈帝欲觀宮人之裸體美，建裸游館於西園，引河水繞砌，石階以綠苔覆之，河水清澈如鏡，中浮龍舟，使美人執楫，舟覆則美人游泳於河中。此等美人，年皆在二七以上，三六以下，玉色輕體，施靚粧。解上衣，或半裸，或全裸。帝屢為長夜之飲，以鑑賞美人的裸體。

又於裸游館之側，建造鷄鳴館，多畜鷄，使報曉。宴酣而興未盡之時，宮女競為鷄鳴，以亂真鷄之聲，而繼續飲酒歡樂。

(六)隋煬帝的迷樓：這個「迷樓」，比較歷史上，所有荒唐帝王的建築，都勝過數十倍，所以，他的荒淫程度，也是很高的。唐人所撰之「迷樓記」，有簡要的記載，其中有一段云：

「煬帝晚年，尤沉迷女色……近侍高昌奏曰：臣有友項昇，浙人也，自言能構宮室。翌日詔而問之。昇曰：臣乞先進圖本，後敷進圖，帝覽大悅，即曰詔有司，供材木，凡役夫數萬，經歲而成。樓閣高下，軒窗掩映，幽房曲室，玉欄朱

楯，互相連屬，回環四合，曲屋自通，千門萬牆，上下金碧，金虬伏於棟下，玉獸蹲於戶傍，壁砌生光，瑣窗射日，工巧之極，自古無有也。費用金玉，帑庫為之一虛，人誤入者，雖終日不能出，帝幸之大喜，顧左右曰：使真仙遊其中，亦當自迷也。可目之曰迷樓。詔以五品官賜昇，仍給內庫帛正賞之，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，以居樓中，每一幸，有經月而不出。……」

這是荒淫皇帝與佞臣在製造荒淫場所的典型。

(七)前蜀王衍的宣華苑：「蜀檮杌」記前蜀「宣華苑」的情形云：

「乾德元年，以龍躍池為宣華池。……三年五月，宣華苑成。延袤十里，有重光、太清、延昌、會真之殿，清和、迎仙之宮，降真、蓬萊、丹霞之亭，土木之工，窮極奢巧。衍數於其中為長夜之食，嬪御雜坐，舄履交錯。嘗召嘉王宗壽赴宴，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為重，毋為宴飲，其言慷慨激切流涕，衍有愧色。佞臣潘在迎，顧在珣，韓昭等奏曰：『嘉王從來酒悲，不足怪也。』乃相與諧謔戲笑。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，宗壽懼禍，乃盡飲之。……衍宮詞曰：『輝輝赫赫浮五雲，宣華池上月華新，月華如水浸宮殿，有酒不飲真癡人。』」

「新五代史」前蜀世家云：「起宣華苑，苑有重光、太清、延昌、會真之殿，清和、迎仙之宮，降真、蓬萊、丹霞之亭，飛鸞之閣瑞獸之門，又作怡神亭，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。」

「新五代史」所敘述的宣華苑，比「蜀檮杌

」，多飛鸞閣、瑞獸門等兩處，當另有根據。怡神亭不在宣華苑內。總之，前蜀王衍的宣華苑，是窮極工巧，特為與妃嬪及羣小在其中宴樂的。其花蕊夫人歌詠宣華苑之宮詞，尤為著名。

(未完待續)

中外人物專輯(一)

汪公紀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(二)

雷嘯岑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(三)

王培堯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(四)

賴景瑚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(五)

李先聞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(六)

胡耐安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